小倉山房文集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四

錢唐袁枚子才

鏁硯銘

制硯如進鏁欲離婁我惟汝可

斧硯銘

文事也而武其制攻殺墨如鋒之鏃

又

誰可爲刀硯宜作斧膏以喻粲爽雄且武

朴硯銘

石祈子朴而婉交墨子不受染墨子遇之日形其短

師恩硯銘

吾師乎以此爲田授之于吾而荒其莊嗚呼

鍾硯銘

有扁斯石鬼氏爲鍾不窕不樜搏身而鴻旋蟲爲幹龍賓作宮適用副器摹形考工扣而鳴之儒名翁翁

鏡硯銘

石與之形金與之貌如玉如鑒亦元亦妙十二龍賓藉君作照

方硯銘

面如田其附而方阡潤如泉細理而靡顏居蔚石之間惟汝稱賢得之偶然不名一錢使主人兮生愛憐居吾語汝假我數年露滴珠研染盡湘東八萬箋傾勿墮無

墨者而與之周旋

汶硯銘

石有汶客客不𩞈墨可永夜

貨布硯銘

如貨如布敷硯以對惟士之富

井田硯銘

耕于田夜得息耕于硯夜兀兀問胡不休曰期所收于萬年後乃始有秋

竹節杖銘

寸寸節毋乃太杖者由人盡堅頗而能扶始知其可愛

方竹杖銘

其狀迂其節拘有欲規而圓之者先生曰吁

都盛盤銘

盧叟製器質粗名其漆欲測膠欲堅朱色而昔粹而清梲㠜恍匡楸禁桀脩雕所到罔勿精背王髹器五瓻平罔君甜篋龍虵形公然神妙能追爭我製為盤名都盛邕支以祓攝克勝其大不槭攲不傾陰花細纈珊瑚明瀬霞隱隱東方生佩阿耀采龍質驛鱗羅布列瓊瑤英文房静對娛心顏是同于天器始成傳之子孫價連城紀何年作歲在庚

策秀才文五道

問孔子删詩書定禮樂修春秋此說相傳久矣然考之論語惟從先進似定禮正雅頌似定樂其餘俱無明文夫子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曰多聞闕疑曰吾猶及見史之闕文詩書古也孔子所信所好所雅言者也就有所從删之可也毅然删之而不學史之闕文何也春秋之夏五郭公至無謂者也逸書之升陑亳姑逸詩之貍首素以爲絢皆有意義者也不删無謂之春秋而删有意義之詩書又何也今治春秋者從經乎從傳乎必曰從經。然。從。經。者。果。束。三。傳。于。高。閣。試。問。春。秋。第。一。篇。鄭。伯。克。段。于。鄢。鄭。爲。何。伯。段。爲。何。人。克。爲。何。事。鄢。爲。何。

地。闕。然。雖。鬼。不。知。也。必。曰。不。得。不。考。于。傳。矣。然。則。傳。所。載。桓。公。隱。公。皆。被。弒。而。經。皆。書。公。薨。隱。弒。者。之。寃。滅。逆。臣。之。迹。豈。非。作。春。秋。而。亂。臣。賊。子。喜。歟。若。曰。爲。國。諱。小。惡。書。大。惡。不。書。毋。乃。戒。人。爲。小。惡。而。勸。人。爲。大。惡。歟。當。孔。子。修。春。秋。時。豈。逆。知。將。來。有。公。羊。穀。梁。之。徒。爲。之。疏。解。歟。抑。豈。與。作。三。傳。之。人。同。時。發。凡。起。例。而。爲。之。歟。左氏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以爲周禮在魯似春秋爲魯史無疑然楚語莊王傅太子申叔時教之以春秋晉語羊舌肸習于春秋其時孔子未修而春秋一書楚晉二國已傳誦之者又何也

開口猶古帝堯此追序之詞也不干百年何遽稱古然

則堯典皆夏書耶商周書耶康成訓古為天稽為同堯舜同天可也皐陶同天亦可歟孔安國疏稽古爲順考古道而行夫豈問古無有也治水古無有也然則堯之所順考而行者何古也不能先覺而試鯀九載民何辜歟不明試以功而試以二女有此試人法歟納于大麓果即指階樊麋遊歟抑是大錄天下之政歟歲二月東巡至十月而五嶽已畢天子之車吉行三十里其周流得及歟朱子註詩不取傳箋頗爲昔人所訾然毛鄭以召南平王為平正之王周頌成康為成安祖考之義改前王之謚法以張其私說楚茨諸篇皆田功祭祀之事而以爲刺幽王桑扈瞻彼不無男女之思而以為刺國

政履帝武敏明似高辛之從而必以爲感人道曾孫來止是成王勸農而必以爲與王后同行朱子鄭清之功安可少歟然朱子所謂棄婦見鰥夫而欲嫁之及淫婦爲人所棄云云亦卒無考而黍離一詩或以作者爲箕子爲衛伋爲伯有關雎一詩或以作者爲畢公爲后妃爲應門失守其將誰信歟

問論語古註訓學字爲誦習朱注學之爲言效也因說文學字中有爻字易云爻者效此者也以效訓學義蓋本此然人情誦而習之悅也效人之所爲而習之何所悅歟子曰敏而好學曰則以學文曰博學于文曰思而不學曰學詩曰學易學似主誦習說而子路曰何必讀

書然後為學則直指讀書為學尤彰明矣宋儒乃以多讀書為玩物喪志何歟使解學字過高則聖人十有五而志學之時已足包括不惑知天命而又何必再加數十年之閱歷歟然孔子稱顏淵不遷怒不貳過為學似又與讀書有間豈古之讀書非今之讀書歟且今之三尺童子誰非誦周南召南者而卒之正牆面而立者自首猶然又何也

問正統之名始于北宋道統之名始于南宋夫所謂正統者不過曰有天下云爾其有天下也天與之其正與否則人加之也所謂道統者不過曰為聖賢云爾其為聖賢也其為之其統與非統則又私加之也夫人心不

同各如其而或曰正或曰不正或曰統或曰非統果有定歟無定歟唐以前作史者時而三國則三國之時而南北則南北之其聖人也從而聖之其賢人也從而賢之其說簡其義公論者亦無與詞自正統道統之說生而人不能無惑試問以篡弒得國者爲不正是開闢以來惟唐虞爲正統而其他皆非也以誅無道者爲正則三代以下又惟漢高爲正統而其他皆非也此說之必窮者也然論正統者猶有山河疆宇之可考而道者乃空虛無形之物曰某傳統某受統誰見其荷于肩而擔于背歟堯舜禹皋並時而生是一時有四統也統不太密歟孔孟後直接程朱是千年無一統也統不太疏歟

甚有繪旁行斜上之譜以序道統之宗支者倘有隱居求志之人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何以處之或曰以有所著述者為統也倘有躬行君子不肯託諸空言者又何以處之毋亦廢正統之說而后作史之義明廢道統之說而后聖人之教大歟

問格物致知者古書格字雖有十八解而朱子以讀書窮理當之自是不刊之論惜其所補本傳不無語病曰窮致事物之理以造乎其極天下物無窮則格亦無窮曰一旦豁然貫通學者格無窮則通亦無日未免啓人之疑按先儒有以知止一節至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為格致本傳者此正合乎朱子之說而其理較精予曰支

武之政布在方策此非治國平天下者所當格歟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非修身齊家者所當格歟多學而識是非夫子之格物歟一以貫之是非夫子之致知歟然則大學所謂物豈一蟲一鳥之物所謂知豈一寸一節之知歟子靜陽明求其解而不得乃創爲尊德性致良知之說以爲萬物備于我不必求于物審是則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尊其德性而不必學夫詩也子入太廟子所雅言致其良知而不必詩書執禮每事問也以孔子之良知當不在子靜陽明下而何以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者何耶又何以必至齊而后能聞韶必返衛而后能正樂必問于郯子老子而后能知

官知禮耶祖陽明者動云良知二字本于孟子不知孟子之語業已可疑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非愛其親也愛其乳也早離其親而使他人乳之則雖中上之資亦未必不以他人爲母而終身不知其親矣今將致其求乳之良知而擴充之則徒近乎告子食色爲性之說而與聖道愈遠盍亦廣咨博訪必如孔子問聃曼父之母而后知父墓之所存歟及其長也紾兄之臂者亦頗不少是亦足爲良知而擴充之歟或孟子陸王皆中人以上之語不可以語下而論格致者終當以朱子爲正歟

論語解四篇

諸子百家冒孔子之言者多矣雖論語吾不能無疑焉夫子之所最重者仁也以顏子之賢僅許以三月其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不許也何至於管仲而曰如其仁如其仁管仲果仁矣天下有仁人而器小不儉且不知禮者乎天下之知禮能儉且器不小者或未必仁也騰口說而持之過堅使前後不合後世之愼言語少許可者且不然而謂聖人然乎然則何以有此曰論語有齊論魯論之分齊人最尊管仲所謂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以管仲爲仁者齊之弟子記之也故上篇齊桓公正而不譎下篇陳成子弒簡公非齊論而何魯

人素薄管仲所謂五尺之童羞稱五霸以管仲為無一可者曾之弟子記之也故上文哀公問社下文子語魯太師以樂非曾論而何均有偽託未足為信然則聖人之言如何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焉善善從長譽而不過此聖人之論管仲也

論語一書須知命名之義論議論也語語人也自學而起以至卒章皆與人議論之語而非夫子之咄咄書空也記者記其言而不記其所以言致註疏家往往窒礙其答弟子問者則詳於師說而略於問辭記言之體應爾也孟武伯孟懿子及游夏問孝聖人答之不同仲弓顏回樊遲司馬牛問仁聖人答之不同子貢子路仲弓

問政聖人答之不同宋儒以爲就人所不足者救之非也當時問者各有其人之議論而夫子爲之折衷記言者不詳載問詞而統括大義則曰問仁問孝問政云爾人非木偶豈有言無枝葉突然舉一字以相問者況仁孝政一問可也何必重複問耶一人問可也何必各人問耶顏淵問爲邦夫子合三代言之當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夫子從周之意惓惓不忘一旦生今反古斟酌百王豈以顏淵爲五百年之王者哉當時顏子非問爲邦也論時論輅論冕論樂如今之論史者然記者不欲舉其辭則統括之曰問爲邦云爾夫子如其問而定之時則夏輅則殷冕則周樂則韶亦如今之論史者然其

他爲邦之兵農刑政不問則不答也不然豈有南面爲君僅須一歷乘一車戴一冠奏一部樂而竟謂治國平天下之道已盡於此乎疑孔顏論爲邦必不簡略至此然則何以證其各人之問不相同歟曰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此則兩人之問相同也而夫子答異其時公西華惑且問矣若孟懿子孟武伯游夏仲弓樊遲司馬牛數人果問同而答異則在旁側耳者豈無公西華其人起而一問其所以不同之故耶倘諸人於相見時各述其先生之說又安能不逆如愚而不互相質難耶蓋公西華之所以疑者問同而答不同故也公西華之所以不疑者答

異問亦異故也犂牛之子云云或與仲弓論人才或與仲弓論郊祀俱不可知而仲弓之言不載從所畧也不明記言之體而強解焉于是史遷謂仲弓父賤何晏謂仲弓父不善朱子謂司馬牛多言而躁樊遲麤鄙近利皆以意爲之不可爲典要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問酬知也曾點之對絕不相蒙而夫子何以與之王充以雩爲祭名童子爲歌童未免附會吾以爲非與曾點也與三子也明與而何以實不與曰沂水春風即乘桴浮於海也從我之由即吾與之點也子路聞之喜即點之從而後也亦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層層駁

斥卽由也好勇無所取材之責也聖人無一日忘天下而門下子路能兵冉有能足民公西華能禮樂三子之才雖不言夫子已素知之第問之試其自信否旣自信矣倘明王復作天下宗予與三子各行其志則東周之復期月而已可也無如轍環天下終於吾道之不行不如沂水春風一歌一浴較浮海居夷其樂殊勝蓋三子之言歸而夫子之心傷矣適曾點曠達之言冷然入耳遂不覺嘆而與之非果與聖心契合也如果與聖心契合在夫子當莞爾而笑不當喟然而歎在曾點當聲入心通不違如愚不當愈問而愈遠且受嗔斥也蓋歎者有悲憤悱惻之意無相視莫逆之心夫子之好學也至

矣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曰賜也賢乎夫我[illegible]不暇樊遲從遊於舞雩問崇德修慝辨惑曰善哉問遊不忘學爲善而顧乎不學而遊乎夫子之欲仕也至矣爲委吏爲乘田公山佛肸召皆欲往其喜人仕也又至矣仲弓爲季氏宰子路冉有爲季氏宰漆雕開不仕則使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子悅悅者悅其待能信而仕。非悅其不仕也。三月無君則皇皇然而獨能與點遊乎宋儒非賤遊者。震乎夫子之與點而不得其故則遂夸因物付物。堯舜氣象。上下與天地同流。過矣。然則巢由沮溺後世嵇阮一流皆聖人耶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漢宋儒註疏以子路爲南子淫亂

夫子不當見故不悅亦有訓南子爲南蒯者是以公山弗狃佛肸兩章例之非本旨也王充訓否字作否卦之否天厭作厭厭勝解亦屬支離夫內言不出於閫。南子之淫。陰事也。中才之人。不道人曖昧。而況聖賢乎。而況國后乎。夫子何人而子路以劉楨平視之意測之。太鄙。朱子謂大夫入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此語雖不見經傳然聘禮識同姓之國夫人使下大夫勞使臣以二竹簋方衞兄弟也君夫人與外臣通問禮也原不計夫人之賢否也孔子不引禮以折子路。而乃急而援天以自明。更鄙。子以爲子路。仕孔文子者也。孔文子。出公黨也。子路賢人也。且勇者也。賢而勇。但卸食人之祿。忠人之事。而

不暇總全局以審其大聖人固不然衛君待子為政之問意欲夫子之助出公也不料夫子之忽答以正名也玩必也二字之神夫子亦早知子路之意而故鄭重其詞曰必如是則我為政不如是則我不為政也予不仕於無父之國也云爾於是拂子路意而以為大迂其壘壘然不悅也久矣此有者子路㡬也不得已再托子貢探之子貢又不得已假伯夷叔齊以探之其不得已何也爾賢者知夫子未必為衛君而誠慮道破轉無味故也乃夫子復有求仁得仁之語而不為之意恥然若揭則子路聞之又必壘壘然不悅也久矣一旦子見南子子路以為出公南子所立也子既不為出公又何必見

南子言與行遂其所以不悅者一也南子專政者也又能敬蘧伯玉而知賢者也倘敬夫子而夫子告以正名之迂說又告以求仁得仁之故事未必不動其母子之天性召蒯聵黜出公而孔文子且有旦夕之禍其所以不悅者二也公山佛肸章所稱子欲往者將往未往之詞子見南子明是已見之詞已見則夫子必有與南子問答之語記者雖不載而子路當時必知之其所以不悅者三也然則夫子何以矢之曰此夫子之怒詞也怒野哉之由屢說不明故不得不以中人以下之語教之也言子之正名乃天經地義也使子見南子而不告以正名爲急則將獲罪於天而天且厭之矣天之所助者

信也人之所助者順也名不正則不信不順而天將厭之曰由也不得其死然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皆天厭之之明證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意非不善而夫子亦呼天而斥之何也按儀禮喪服箋家臣為大夫斬衰三年以大夫而上同天子僭也此後進之禮樂也夫子平日惡之久矣然而不言者居是國不非其大夫故耳一旦疾甚而幾自陷於大不韙則病間而安得不呼天以怒耶子路賢人也且勇者也但知忠君耳但知尊師耳不暇總全局以審其大嗚呼此聖人賢人之辨也

正名者何發語正百物之名鄭康成以名為字義余獨取朱子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之說語氣較近

坐觀垂釣賦 為莊念農作 二十五卷

子才子息志歷鞅椄神元妙迴謝軒冕日事漁釣過其友莊先生而傲之曰子亦知夫釣之樂乎當子之猗膏棘軸而遨遊于康衢也吾則琅玕三尺冰蠶一絲馳波跳沫與水爲嬉當子之僕遬相從趾莊躑躅豨衙府而不得舒也吾乃投竿九飯祝一鯽魚伸眉肆肘天不能拘思子之樂樂不我如胡不易子之所事而娛吾之所娛莊先生曰不然吾聞好酒者溺好獵者鶩當局者惑旁觀者清故五采之藻袞服之者不見而見之者耀焉五音之笙簫吹之者不聞而聞之者妙焉當夫霜竹浮陰風梧散葉夕照千里碧雲一色水蕩影以鱗鱗魚浮

空而峨峨乃命童子坐危石俯深流投醜扇以爲餌削焦銅以爲鉤或沉或浮載泳載游余不持一綫但駭雙眸試操縱之有道任貪廉之自求彼得吾不喜彼失吾不憂抒瀞觀於物外何筌蹄之足謀於是神如東王公之經大如任公子之𣪸年如姜尚父之老臺如嚴子陵之高入吾目兮不過一瞬當吾坐兮不過終朝釣鯉魚而無羨乎尼父會大都而奚夸夫魚刀子但知垂釣之樂而焉知吾坐觀垂釣之逍遙子才子於是喟然若失撊然神爽結蹐蠟盧投繩緊網叩舷而献曰巧人之巧也而愚兮拙人之拙垂竿立兮吾欲作書與魴鯉愼出入兮彼如之人大巧而有愚色兮

笑賦

陸大夫本無笑疾養空而遊所見人士與已不仵但覺其薇蕨測其由付之一笑啞啞不休則見夫僉穴方崩銅山又起屢覆而車仍循舊軌旗斷雉膺日焚象齒登知有造必化無泉不渴縱置筦鑰于枕邊難挈分文于泉下贈百萬與何人無一言之報謝又見夫拾樂土趨熱官自投苦縣自上危竿取下千愆博上一歡或同謀而異議或始笑而終嘆從高墜者觝碎泛海泊者大難然後鶴唳思聞蓴羹想餐不已傎乎又見禁忌百端禍田是慕不學顏含思舒管輅王粲所信陰陽小數治行則黃歷少日卜葬則青山無基見術士而頭低望神巫

而邪步百鬼集于胸中五行遮其前路捨王道之蕩平
墮終身于雲霧又有摴蒱呼盧琛于作戲每一登場如
厖止吠躬于營然神魂囚繫屏珍羞以忘餐置妻孥而
若棄一息尚存六時不廢試消夜以捫心終不知其何
味又有丹訣大悟蒲團小忝受籙自喜長齋自甘捨名
教之樂地誦梵咒之喃喃斷牟菽于戚里揮萬鎰于伽
藍廢陵則妖亂有志臺城則餓死難堪凡此千秋之惑
皆由一念之貪至于誦習詩書曠覽宇宙何必鈲劊詩
碎溝繡似以拔膩顏祫逐康成後黨枯骨以死爭抱陳
編而苦鬪卒之古人不生長夜不譬徒相毆于昏黑終
不知誰之勝負亦有囿于習而心昏縛于教而自束縛

遨游衰龜腸蟬腹理不經于心見不出于獨寤顯悖夫
周孔惟小道于濂洛如雕蟲之精殆作耳如水母之以
蝦為目甚至入裂丱舉一行未讀相引為曹高冠簇簇
方且選才俊而承釣軸焉若諸人者紛紛藉藉究究居
居其氣多滯其質本愚雖有盧扁之藥不能愈其疾惠
莊之辨無以釋其拘君子洞觀物外乎瘠揶揄不得已
而虛舟相值愧謝不如拈花無語舉杯相於惟齒然與
莞爾不能忍于須臾

刑部尚書加贈太傅錢文端公神道碑

今天子優禮文臣稱爲江浙兩大老者一爲沈公德潛一爲錢公陳羣沈年雖高于公爲後進受知 今上而公則受知 聖祖 世宗贊國家文明之治先沈二十餘年故甍後 天子加贈太傅賜祭葬謚文端崇祀賢良一切恩禮較沈爲尤隆非徒眷舊臣兼以重 先朝也公爲錢武肅王十四世孫高祖富一公始遷秀水生而敎敏愛讀書母陳太夫人躬自課督公貴後繪夜紡授經圖 皇上題詩奬許以康熙甲午舉人辛丑進士改翰林庶常 世宗登極召見曰錢陳羣不獨文佳人亦好遂以編修主試湖南旋遷學士視畿輔學政乾隆

元年擢通政司右通政丁母憂服闋補原官累遷禮刑兩部侍郎加經筵講官充乙丑會試總裁主江西丁卯庚午兩科鄉試壬申病　上命太醫診視予告歸里公天才警敏藻思泉湧每扈從賡歌帳殿前諸黃門環而伺之晷刻未移百韻已就歸田後　上有吟咏輒寄示公絡繹往來至千餘首凡國家大禮典武功成公必進雅頌數十篇　璽書褒美賞賚不可紀極辛未南巡命閣召試諸生卷丁丑南巡　命在家食一品俸壬午南巡晉刑部尚書銜乙酉南巡加太子太傅賜幼子汝器舉人辛巳祝　太后七十萬壽　命與九老會　賜杖入朝辛卯祝　太后八十萬壽　命紫禁城瀛臺騎

馬借九老遊香山圖形內府　上于公若有宿契每入見　聖心先怡公亦事君以誠承顏抗詞動引書語頌不忘規民隱必告壬午公子汝誠典試江南　上先諭總督尹文端公招公遊攝山倂父子歡會　聖壽六十念公老難北行　命沈文慤公往嘉禾互相勸止公進竹如意　上批劄云未須僧紹之賜恰致公遺之貢文而有節把玩良怡今賜卿木蘭所獲鹿脯食延年以俟消暇凡此　恩意周摯皆出于尋常控揣之外寵光湛露海內榮之公雖研深文學而于政治尤通明雍正七年爲陝西宣諭化導使宣講時有姦民某闌入聽講公異其狀命遮留之果邑中捕者至乾隆十九年僞稿獄

興公家居奏密契姦民主名未立請緩窮治以省株連

春　旨嚴飭俄而詠其誠悃　寵眷如初公任天而動倜儻和易口汩汩如傾河汲引後進酬應翰墨必躬必親日不暇給然能虗心而用形人人滿所懷以去而體益聰强搆宅雙溪之西春秋佳日輙偕故人野叟遊桑麻間嘗至古杭聖湖小住信宿見者或以爲元老或以爲神仙幼有至性弟死未殮公抱尸卧巽溫熨使甦太夫人至見公身冷如氷乃哭而止之官通政使時以應得已身封典請　封外祖母　上許之遂著爲令公譔

陳鑾字主敬號香樹又自號柘南居士兩娶于俞氏皆誥封夫人三代贈如公官子七人長汝誠官刑部侍郎

次汝恭汝愍汝鼎汝隨汝溯汝器皆有官秩女九人壽年八十九塟

銘曰　文恩天子張威英皐陶庭堅方降生爽鳩氏代鳳鳥鳴奕奕錢公輔聖濟肫然明允更篤誠爲士作鑑文持衡有茅必拔賢必登義刑義殺廷尉平惟公折獄能引經天牢雖空臣疾攖昧死上疏求歸耕　上帝耆之詩寵行東門送者車千乘爭羨白鶴翔蒼冥誰知在野如在廷堯醲舜薰時和賡君臣師友相合幷四河入海無河名五年巡狩　鑾輿迎羣臣之中喜見鄉子年魏闕江湖情能無銜感涕沾纓葺盂雖歸王室爭丹忱足照青史青傷哉頽光大星驚　帝猶批勑期遐齡

龍章雖來臣目瞑中涓捧祭馳新塋有睟其容圖殿庭
顓銀後祚隆隆升賞册實覃多孫曾公委化矣公永寧

原任浙江巡撫盧公神道碑

乾隆四年兵部右侍郎盧公巡撫浙江枚乞假歸娶謁公于南衙一見如舊相識矜寵甚盛次年枚官京師聞公被劾　天子命內大臣汪札爾往按其事獄兩月不具浙之氓呼吸罷市發公於縲繫所舁至吳山神廟中供餔糗漿盛者如牆而進所過處婦女呼號躅足數萬人赴制府軍門擊鼓保留制府德公據實奏聞　天子知公無罪而又不欲長黔首之刁風也遣戍軍臺一時朝野駭公能得民枚亦疑公果何術以致之後四十餘年公子崧以貞石未建來索銘幽之文讀其狀方知公自縣令至任封疆忠勤惠愛終始一貫以故誠能動物

應如肸蠁初非違道干譽之所能襲取于須臾宜備書
之抒部民之思爲大臣之式謹按公諱焯字光植號漢
亭奉天鑲黃旗人先代從龍世襲恩蔭祖崇興官江西
布政使父承倫官大理寺少卿公生而岐嶷槃槃有才
以功業自期初知武鄉縣縣有均徭錢供差費而濫差
仍按里派夫公革除之有豪家莊頭倚勢凌民公大創
之有巨盜四十餘家公剿絕之遷知亳州州俗好鬬有
白帽鐵帽諸黨公擒其魁餘黨解散擢知東昌府署登
萊青道實授河南南汝道遷按察布政兩使巡撫福建
今上元年調浙江落職再起授鴻臚寺少卿巡撫陝西
再落職　命往巴里坤哈密協理軍需事竣還家年七

十五歲公抗爽而和與人語姝姝然不衣自煖然義之所在赴若江河之決武邑災公開倉賑饑東昌災公放閘水入運河飭各屬開倉賑饑俱不待報請便宜行事浙江海塘恃尖山爲保障壩工屢圮公親臨築成上聞　御製碑文以賜西陲用兵湖北奉部檄運餉化城米往軍前公慮道遠費重奏請以陝西采買者就近先撥　上嘉之謂深得大臣敬事之道當田文鏡總督河東時政尚苛嚴司道以上莫敢攖其鋒東昌一郡所訪至二十餘案因繫獄不能容公到登時判遣囹圄爲空田心銜之卒亦無如何也公爲政大概以膽決濟其仁心福建前任撫臣奏建寧田糧較明季少十之五

六部議按畝均攤公奏請先丈量而後酌增　上許之丈無虛浮其事遂寢鹽販拒捕有登山者總督某欲用兵公止之而密遣官禽獲首犯分別杖懲即時案結豫省黃河遷徙無常兩岸爭地訟牒債興公曉以漲則升科坍則豁免一言而訟息湖州費氏大族也有兄公某訟其弟娶李氏之姦公不忍以曖昧事汙人名節為平反之竟以此獲譴然有識者觀公之過知公之仁公揚休玉色軒軒霞舉長鬚飄然望而知為公輔從武鄉運餉入都年才強仕　世宗召見即賜飯賜豐貂墨刻香珠等物捧至殿外又喚入　命開寫年庚具奏嗚呼公日後麾旄擁鉞垂三十年皆由此時特達之知然以縣

令儆員薦引無人而簡在 帝心一至于此雖公之儀
狀奏對必有異乎尋常者而即此可想見 世宗之聖
德如天求賢若渴矣遭逢之盛至今聞者猶爲泣下所
著有觀津錄牧亳政略秉臬中州錄撫閩撫浙略數十
卷配閆氏以 覃恩誥
封夫人副室崔氏以子貴 誥封宜人皆以巳丑年四
月合葬於拱極山之高原禮也子五人長山蔭工部主
事次崧官衛輝太守次嶠次⿰山閩次⿰山斗女六人孫九人
銘曰屋漏在上知者在下主恩易邀民口難借翣翣盧
公氣如春夏弊絕吏瞿樂與人化鏡磨愈皎衣涅不緇
屢起屢躓未竟其施人爲公惜公獨逌然委運任化知

我者天天眷良臣令終壽考樹蔭幽宮鶴歸華表

經筵講官兵部尚書彭公神道碑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兵部尚書彭公薨于里第遺疏上
聞天子震悼一時士大夫走位相弔泣且嘆曰先
皇帝老臣盡矣存者惟嵇相國爲先輩而彭公科尤先
海內望之如晨星孤月僅假一二年重宴鹿鳴瓊林豈
非熙朝盛事而天偏靳之悲夫然公之清節亟望恩
榮壽考于古爲稀勒之貞珉備國史之採不可廢也其
同館後進袁枚受公知五十年爲撰其狀而銘之曰公
諱啟豐字翰文應鄉舉時芝生庭中因自號芝庭先世
由江西遷蘇郡之長洲祖定求康熙丙辰會試殿試俱
第一父正乾考授州同知三世皆以公貴誥贈光祿大

夫吏部右侍郎公貌清癯長不踰中人而風骨珊然如鷺飛鶴翔凌風欲去雍正三年舉于鄉四年會試第一殿試亦第一大學士張文和公奏科名與而祖同　世宗喜即召入南書房七年充河南鄉試副考官時未散館而有是命皆異數也十三年遷左春坊左中允　今上登極之元年遷侍講累遷至侍讀學士通政司左通政吏兵刑三部侍郎尋授兵部尚書充經筵講官　兩聖人知公廉明能文章凡掄才大典倚公如金鑑　命校順天鄉會試者三主直省試者七視學政者二經歷滇南中州江右山左浙西輶軒所臨庶士懽迓其他讀卷　殿上及開回避拔貢教習知考召試諸卷皆叠次

任委迪綿不斷公亦飭躬齋心克與 上意相副從江
西還奏所過宿州有司賑災不實又奏請勅各省學臣
見督撫毋早詣應遵會典儀適 上是之在浙時奏官
河宜開濬漕費宜遵舊制毋浮收本省官出巡應額限
役夫毋過千名任兵部時奏武職銓補遲速不均宜與
卓異官均以雙單月輪班間用奏馳驛官奉使者有廩
給日額而夫役俱向驛站借雇應開需索濫應之漸宜
停例支改一馬三夫 上皆可其奏發部議施行當是
時 上方嚮用公遇有同部兩侍郎不相中造蜚語聞
上引公爲證 上問公公對未聞 上疑有私降爲
侍郎越二年以原官休于家先是公乞養歸爲娛奉太

夫人故覽山濬池蒔花竹極園林之勝至是再歸山水益清幽樹益茂公擁萬卷嘯哦其間雖大耋聰强不衰或乘秋佳晨出遊石湖梁山士女皆知兩朝元老擁觀塞路初公侍 內廷時 世宗賞大臣福字偶未及公特手書以賜侍今 上泛舟賞花釣魚 命和詩至二百餘首所賜珍玩無算祝 皇太后萬壽與九老會圖形中禁金川蕩平公迎 駕山東進凱歌 恩復尚書銜與宴在江南三次迎 鑾皆召見 温諭四十九年公迎 駕蹕龍泉莊 上遙望見即 命侍衛扶起 命秋冬北上與千叟宴公方感 上恩修妝束欲行未及期以無疾終年八十四性峭直稍不可于意即形

詞色然過後輒不省慊慊自下遇布衣文學之士皆抗
禮與鈞校弱冠入都句奇賞之聞其入彀特呼車往賀
主司得人晚年猶端書細字往來唱和尤旂常語人曰
袁君非徒詩文佳也聽其議論如魯公書微透紙背其
見知如此娶宋氏　誥封一品夫人子五人長
紹謙山東桃源同知次紹觀翰林侍讀學士次紹成增
廣生次紹升丁丑進士次紹濟尚幼女三人其一適常
州學生莊公培因甲戌科殿試第一孫十二人皆有科名
曾孫六人
銘曰庭實九獻特達圭璋簫韶九成來儀鳳皇天生彭
公為世休祥履星辰上立日月傍　帝畀玉尺東度西

量公洗心眼淸儷氷雪萬蟻戢酣一燈破黑拔茅使高升珠使跳爛其盈門八座三貂抒所蘊畜施于爲政獬豸爽鳩屢拜　寵命周官司馬權重中樞公靜鎭之四海宴如　帝謂古賢七十懸車卿年已屆可以歸歟公拜稽首　聖恩優老臣願歸田咏歌天保都人羨公祖餞盈道一十七年烟雲花鳥臣請　主安　帝問卿好以其餘閒爲書院師胡瑗孫復歐范優爲以其餘福蔭及孫曾玉堂蕊榜綿綿繩繩齊門之外浙塘之東百尺碑表萬古淸風

原任湖北巡撫太常寺少卿程公墓志銘

公程姓名燾字九峯號雲軒系出新安之臨溪六世祖士麟遷杭州艮山門外之筧鎮公生而孤家極貧持鈇盎糜淖粟母子分以療饑以戊午舉人補中書軍機處行走遷武選司主事引見以御史用出爲甘肅洮岷道癸丑老改江南驛鹽道遷安徽按察使再遷布政使調陝西巡撫湖北剪辦獄起仍降江西布政使補太常寺少卿以病免公性樸直粵皮任氣有所嫉雖權貴前必達其意任兵部事繁設軍機處傑直之期傳忠勇公語人曰九峯久不來想戀兵部耶如彼處樂可不必再來軍機公聞之怫然曰兵部軍機皆國家事相公不當

分畛域之見程嶽才擸儻能料簡一處無分身法即遣人往單機處取直宿行李忠勇公笑曰人言九峯戇九峯又戇耶然其言甚正盡爲我婉留之同事者再三云公始往公常言世之論仕者有二失焉其一以爲功名可力取也于是逼苞苴事造請以求之其一以爲功名不可以力取也于是玩時愒日而百事廢焉不知不可求者信也不可不求者官之事也一階級有定數而可妄冀乎一劍署皆　君恩而可素餐乎以故公所任事專務先難從忠勇公傅恒平金川從大司馬舒公赫德觀兵滇黔再從陝甘總督黃公廷桂平定伊犂經田葉爾羌不阿克蘇地方灘行沙度二萬餘里心計手畫不

知渴饑諸大臣倚賴甚重而　上亦因是深知公爲按察時六安州有河南祝姓者詐僞事發誣引河南齊齡子齊不伏公命脫械雜長擬者數人令祝指認祝茫然齊冤遂雪公又常云用道如砥其直如矢凡斷案引律貴得大中不可上奏畏郤因其輕用雖字以揚之欲其重用但字以周內之以故公折獄過慎夜閣決事比持燭折望瞿瞿申旦勞積疾生舌本中穿漸裂以大醫曰此心血竭火作興之故也竟以不起年六十四先娶金氏再娶胡氏子二長承獻次楷孫四人墊

銘曰褎褎而能行者真也隆隆而仍勞者勤也撫稗政故能撫其軍也有仁心乃以傴其身也古而不今嗚呼

哉。其。人。也。

廣東雷瓊道按察使司副使金公墓誌銘

乾隆丁巳予爲酈主金少司寇家見其從子序倫知原守濟南被劾歸旗貌軒偉甚口與余朝夕狎宴飲諧謔相得也已而迣廢外用遂別去戊戌冬其子岳爲蜀中司馬寄信屬余銘墓余弱冠即受司寇恩今老矣雖其家之一孳息一童孫有所誣誘詎不敢辭而況君與余洽有撫塵之好者哉謹按君諱允彝字序倫一字懿亭鑲白旗人工部侍郎永錫公之孫宣化府厚庵公之子行六年未三十循例得南豐縣丞遷兖州府金鄉縣知縣辦災課最調寧遂萊引見將奏對詳明 世宗大悅賜僕賜豐貂擢濟南府知府君既世家又驟受 天子

恩以才自負與按察使唐公綏祖不相中而唐又總督
田文鏡所擢用也據揭劾奏即令唐審訊之考掠至再
君無款詞當是時司寇公巡撫廣西密奏此案有冤
世宗命吏部尚書劉於義刑部侍郎牧爾登會同山東
巡撫岳濬覆訊所劾果虛僅以失察書吏罷官　皇上
登極召見授鎮江府同知遷廣東南雄府知府調潮州
再調廣州擢雷瓊道未半年喉痛卒年五十八嗚呼當
田文鏡柄用時一時文武大臣望風壹媚無敢攖其鋒
司寇公爲君叔父尤當避嫌而乃毅然飛章入告　世
宗不加之罪竟別飭大臣爲之案覆以示大公以昭聖
人之無我有是哉君臣之際至於如此事隔數十年草

茅聞者猶爲流涕而在君當年之身受者更何如也君娶夫人楊氏生子四女二長子岳初任廣西羅城令以于清端公嘗宰是邑故考其遺事刊板流傳嗚呼公之子慕善如是亦君之庭訓使然耶犂渠

銘曰寶劍起矣直木擠矣危而後光能有幾矣嗚呼金君樹欒于墳其毋忘　天子之德之仁

誥授通議大夫陝西按察使秦公墓志銘

余榜中得人最盛爲銘其墓者禮部尚書沈文慤公工部尚書裘文達公而外惟我陝西臬使秦公公以甲辰舉人內閣中書中己未進士殿試第三人　授翰林院編修改官九江府知府調廣信府服闋引見再授平陽府知府特遷西安按察使在任九年乞老疾歸卒于商州旅次年七十一公貌清挺長身鶴立鬚飄飄若神與人交坦中任眞終始如一雖以文學受知　今上而未遇時會參幕府習刑名故歷外任二十餘年所張施條奏無不上命下頒九江鹽無坐商零販者必赴省驗收關稅夫錢浮費無算公請大府咨撥省商徑赴儀徵買

逋抵郡鋓售鹽僞以平玉山縣姦民糾開士與監生朱提山有仇造逆匪馬朝柱僞劄投棄路傍邑宰某惑之將興大獄公星馳訊鞫雪其冤長武縣民尙景福等强借籽種毀書役廬舍公審知皆飢民非盜也殲厥渠魁餘皆省釋貴溪有案相似衆將許承鱗將以盜報公往止之申辨良久許不可公忿而歸須臾許求見長跪謝曰頃公所言老母在屏後悉聞之責我不聽仁人之言怒而不食今我受母命來承公教矣遂徙一人杖三人而案以定律誣殺死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斷給財產殺二人者不在此例公奏一家中雖人數不一然已殺一人則其中豈無孤寡倘屍主煢煢無告而凶犯妻子仍

擁厚資於義何當請嗣後凡殺一家非死罪二人者亦給與罪人財產一半　上深是之載入則例中公雖用法寬然於大猾無所縱如葭州衙蠹大勣高陵兩縣之積匪某皆以罪浮于法特置重典所到處必葺橋梁崇書院禁溺女邮災祲以故耆民髦士皆迎拜車前歌呼祝延分校乙丑會試得李因培張紹渠等仕至公卿識拔瀘石縣武童何道深官貴州遊擊　王師征緬將死錫箔之戰崇祀昭忠人歎公知人之明性不飲酒在諸同年席上。尋觀七箸者。公與予二人而已。公諱勇均字健資號桂川爲宋龍圖學士少游先生二十六世孫族大以豐轄紱爲門從堂弟文恭公亦以丙辰第三人官

大司寇父曾榮前母王氏母徐氏俱以　覃恩誥封如例妻徐淑人先公卒子鼎雲拔貢生公歿後有相傳爲泰中城隍神者余恐蒙韓昌黎羅池廟記之譏故不具載云

銘曰廉。不。劌。劌。何。用。不。穢。明。能。恢。恢。何。弛。非。張。惟觀察公星。降。支。目。初。以。其。耀。照。臨。玉。堂。繼。以。其。餘。施于四方吏。也。而。良。刑。也。而。祥。横。目。冒。彩。額。手。稱。慶。　帝嘉乃猷錫以銀黄天祐有德俾其壽康委化順終甃開原鄉樹山化壽宰樹鬱蒼

原任禮部侍郎齊公墓志銘

乾隆元年秋余與齊公次風同試博學鴻詞于保和殿一時士論僉以實學推公及榜發　欽取十五人公果與選余雖報罷而公念同徵之誼最殷後三年余亦入翰林作後進常與公唱和外出爲令始與公別別四十七年余老矣遊天台山公死已久且葬其兒周南弟世南年八十餘龐眉扶杖延予飲其家抱公詩文集百卷出曰先生視此以志其墓嗚呼當時薦此科者海內凡二百餘人而今則在野在朝屈指無有也公之遭逢寵遇升沉禍福非余後死其誰知之而誰表之謹按公名召南字次風又號息園幼而頴敏讀書十行俱下年十

六受知于督學何公世璂充博士弟子員入京師中己酉副車雍正十一年督臣程公元章以鴻博薦授翰林院庶吉士改檢討 御試高等超遷至侍講學士加日講起居注官充戊辰會試同考官 上書房行走再遷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公清癯短身而遇鄉朴之氣溢于眉宇獨能宏搜博覽記性過人 上于寧古塔得古鏡求詳款式問朝臣莫有對者公引證書史羅縷具奏上大悅顧左右曰是不愧博學鴻詞矣 國家疆域恢宏烏喇巴哈俱置侯尉又新開伊犁諸臣奏使者輒先詣齊侍郎家問路公與一冊某堠某驛應宿何所需若干糧數萬里外若掌上螺紋毫忽無訛或問曾出塞

乎曰未也然則何由知之曰不過漢書地里志熟耳問之讀漢書者卒亦不解沈尚書德潛嘗在 上前譽天台石梁之奇 上問公公曰荒山磽确不足以勞 聖駕人笑其奏對率易而 上以此益重之十四年四月從 上書房歸澄懷園日昳馬驚觸大石上腦涔涔流昏憒不起 上大驚命蒙古醫速治醫刳生牛腹臥公其中又取牛腦乘熱納公顙左右搘公始蘇當是時上方嚮用公遣 皇子及中使問病者不絕于道又數月公病少痊步猶蹣跚頗忘所記書不能握筆又心念老母乞回籍終養 上慰留再四然後許之還浙後掌教蕺山萬松兩書院 上三次南巡公力疾迎 鑾皆

名見賞賜優渥先是公有族匪周華者素不良公訓誨
不悛遁海外三十餘年忽因浙撫熊學鵬巡城遮道獻
所著逆書揭公十大罪熊奏聞 上誅周華赦公削職
歸里公身受 上特達之知方恨無涓涯報而怪民妖
言乃出自近族悔平時教救無素又隱忍不先舉發以
致惡彰于外自分雖九死罪罔當而 上復屈法活之
恩愈重愧憤愈深結轖不已路上疾暴作還家匝月竟
以不起年六十六著有酈道元水經註明于西北閩于
東南特撰水道提綱三十卷又歷代帝王表十三卷後
漢公卿表一卷所修官書則一統志明史綱目續文獻
通考禮記漢書考證皆所纂也 曾祖三仲祖化龍父

誥，代以公貴贈如公官妻張氏封二品夫人子式選國學生女二人塟台州花坑之原

銘曰天台之山其高萬有八千以是鍾靈生公其間學識其大才擅其全以人視山幾與齊肩雖臯猶隮其後說馬蹶于前而終以受知于天無損其賢嗚呼非我求遊誰表此阡嗣後川湜湜峰綿綿磅礴鬱積繼公而生者其又在何年

中憲大夫分巡廣東肇羅道衛公墓誌銘

己亥夏枚還武林晤玉亭衛公于陳葯洲觀察席上德器粹然知為賢者今春粵遊路出西江蔣太史心餘寄聲問公并云兩賢相覿必有傾衿之樂不意到端州聞公病旋即不起其子璣歸葬中州乞銘其墓伏思枚于公為部民弟樹于公為屬吏令聞懿範親炙最深聞公語枚來將命家人治具張飲談十日以蠲夙痾而不圖願莫之遂竟殗殜綿延以至于死悲夫豈人生一見天果靳之耶然而七十衰翁萬里忽至又未嘗非蒼蒼者示之意也章微闡幽非枚奚屬謹按其狀而為之銘曰先生姓衛諱詰字玉亭河南懷慶府濟源縣人以丁丑

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外補山西遼州知州調解州再遷浙江台州府知府薦卓異受
天子知調湖州府知府旋遷廣東高廉巡道調肇羅巡道兩署按察使年六十一歲而裴公所到有治績遼州爲山右磽确之地民藝黍麥多遊蕩公分別五施授種棉養蠶法置機其于堂皇課男婦紡織鉤考勤惰不數年布絹之利頗及他郡其守台也嵊縣姦民王開經等篡其邑令吳某逐山中聲勢之勢甚張撫軍王亶望會同提督進剿槍甲齊矣公時在省入諫曰唐虞之世治苗民逆方尚以刑不以兵嵊縣小醜毋庸大舉請曾至其地會將某案民頗服今雖非本屬願往擒治撫軍壯

其言許之公迺騎上山令人前呼曰台州知府衛公來戮兇素懾公名咸羅拜爲首者自反接送縣令出且訴所以辱令故公笑曰官固不良然汝等亦當死矣皆泣曰公命之死如不死也遂縛十八人歸奏斬三人流二人釋三十餘人湖州北鄉多外省匪犯張設博局誘良家子使博而陰開小典沒入其衣物日久黨繁官吏慮捕之將爲變公偵知姓名隱而不發探知某日賽神儺會諸匪擁儀從數粉墨呼嘯入城公陰稟與抵虎穴坐命諸幹役持繩索伏四門來者縛之當即予杖派往文武衙門充水火夫給其傭嗣後城鄉肅清公性慈少所笞督然譏之所在強直不撓或大府前論事不合輒謾

然歛袂而起曰衛某以爲不可上游俱嚴憚之晉臬篆
時治獄尤慎文案稍有踳駮申旦不寐致精神越渫體
爲之衰先是公從子諱哲治者從縣令起家官至大司
空以廉節惠政名噪淮海間校牟沭陽隸屬下久所聞
多端公行事悉得其家風云父乾德蒙
覃恩誥授奉直大夫母商劉氏封太宜人妻周氏子四人
女四人孫六人
銘曰貞廉勿矜大勇勿爭䍐䍐衛公秉志孤行爲世甘
澤爲人準繩東臨西晉異音同稱方期大用神化丹青
何圖是阻淅我黎烝儲休啟佑天道神明必有禨禧蕃
及孫曾韡看化藍福草叢生

巡視臺灣監察御史李公墓志銘

公姓李諱元直字愚村山東高密人性介而剛少熊熊有志行以康熙癸巳進士入翰林校丁酉戊戌兩科鄉會試乞養八年服闋仍補原官雍正七年改四川道監察御史當是時　世宗憲皇帝喜昌言虛己聽納羣臣爭上封事公以天下爲己任居臺諫僅八月凡數十章奏秘外不能知而其所最著者言朝廷都俞多吁咈少有堯舜無皋夔、世宗不悅即　召公并　召大學士朱公軾張公廷玉等廷詰云有是君必有是臣果如汝言無皋夔朕又安得爲堯舜乎公免冠謝良久　世宗詔諸臣曰彼言雖野心亦無他次日再　召入　諭曰

汝敢言自好嗣後仍盡言毋懼會廣南貢荔枝卽　賜
數枚以旌其直未幾　命巡視福建臺灣監察御史取
時憲書親爲擇日而行公感　上恩益奮甫到卽奏增
養廉杜餽遺再奏諸民利弊數十條　上皆是之先是
臺灣爲海外荒服巡使者至自視如客閫門無所理高
枕臥事事聽于道府相習爲常公悉反所爲又時下所
屬問民疾苦有司怵其譖己咸嗾于大府大府以侵官
劾　上命議罪遂鐫三級家居二十七年卒年七十三
公受　世宗特達之知使稍貶其道和其節藏器待時
則不數年必大用用亦必有所建立而公銳于圖報信
道太篤不肯須臾從容致一蹶不起嗚呼惜哉然而公

之賢　世宗知之公之過　世宗亦知之赴闕入見時

世宗訓諸同官奚德慎曰如李元直者可保其不愛錢但慮任事過急耳又嘗諭諸大臣云甚矣人之難得也如李某豈非真任事人但剛氣過人太甚嗚呼知臣莫若君信矣然古之豪傑得一知己即可無憾而公竟得一知己于君父則雖不用老且死尚何憾哉先公晚年說及　世宗知遇之恩未嘗不涔涔泣下也初公爲翰林時與孫公嘉淦謝公濟世陳公法交好以古義相礪切一時都下有四君子之稱每談必申旦及孫公總督兩湖承辦謝濟世瞻徇撫軍公音問遂疎長子高以主事偕發山西未一年連得大州公聞不悅高寓書

公甥以自解其子名義大節雖容友愛子不肯苟且如此乾隆甲辰余遊廣西公第四子憲喬為岑溪令讀余文曰班馬倩也願以先人之狀私于執事余重憲喬學行而于公又為同館後輩貞石之文所不敢辭謹按公父班國知阜城有善政阜城人至今祠之母孫氏封宜人先後娶兩王氏一任氏皆封宜人子憲高庚戌進士潞安府同知次憲噩憲暠憲喬四女四孫塾某

銘曰神羊獄獄誰折其角寶劍稜稜其鋒孰攖既已試之又復黜之非廢棄之將老其才而徐俟之雖然幸而藏得全其光至今班表尚有寒芒

翰林院編修候補御史蔣公墓志銘

心餘蔣君既卒之明年其孤以狀來曰先大父母傳志皆先生撰今先君又亡將葬貞石之文知服等敢循例以請亦先君志也嗚呼余前春過西江君已半體枯聞余至猶力疾睢欲臨別將手平生詩略見示余知其意泣而頷之然私心自揣余忝則詞館先君七科後死之責當在君不在余即在余亦未必銘君兩代而今竟不然矣然則余之衰固可想見而古人之所謂死友者非君而何誰按君姓蔣諱士銓號清容一字苕生江西鉛山人父堅有奇節獨行當遊澤州綁君馬背行千餘里甫四歲母鍾太安人即屈竹絲作波磔教之認字君天

稟英絕有覽輒記握筆如天馬怒馳超塵絕迹丁卯舉于鄉甲戌考授中書丁丑成進士入翰林散館第一授編修充武英殿纂修分校順天鄉試居官八年乞假養母僑寓金陵大府聘爲鍾山崇文安定三書院山長君意灑然有終焉之志會少宰彭公元瑞召見　天子問蔣某何在彭以渠母老對及太宜人薨君感　上恩入都京察一等引見以御史用旋患風痺還南昌二年年六十一卒君秀骨長身兩眸子奕奕如電諧謔風發聽者傾靡胸無町畦不辨嘲嘯耳語過不可於意雖權貴幾微不能容太宜人慮其性剛勸令歸里及君再至長安浮沉舊職一二卿已盡交同列皆闒然少年趨尚嫫

諸愈甚不自喜遂有輕死生一晝夜之意不自珍攝以致早衰然其胸中非一刻忘世者在蕺山時越中富家池三江閘日久壞廢君力請于大府借帑辦治日事雖非山長君欣然食越人粟則視越人如一家爲捐墓銘山爲邑人建蠲浚渠以通水利修坍橫塔以利文風建栅縣衙便應試者請移駐巡檢于西鄉湖坊警不良者甲戌禮闈落第 上命九卿各保一人涂少司空將薦君君讓與孝廉某以其母老也有駱生者負鹽課客死君連夜作十三札飛遞嶺南但其孤嫠扶六櫬歸君平素無宿諾故其言于人也信初入京師才名藉甚諸公卿爰若麟鳳爭先窺觀裘文達公在 上前薦君與彭公

為江右兩名士以故　上屢問君　賜彭公詩并及君乃二十年來彭公官至尚書而君傑然一老詞臣如故也雖其俄出俄入自綴官階旁觀者不能無惜焉而要知命之所存君本無心進取且夫孝者所以事君也古人一日之養三公不易君奉太宜人設教東南有江山之勝板輿所臨海內挾杖擧觴而至者履交戶外高麗使臣傾罄四紛求君樂府歸擧聞之盛天爵之榮近今未有也晚年雖病廢而神明不衰左手作字橫斜入古所居藏園水木映發五子七孫簪花繞膝而侍死之夕無疾而逝者三相傳君生時亦然嗚呼其來其去豈偶然哉君才高而心虛全集皆余商定偶獻一規登時立

改嘗至其家見供兩木主曰方伯彭公曰督學金公淦君少時受知最深者其敦師友之義死生不易如此所著古文 卷詩 卷銅鼓詞二卷塡詞九種娶張氏誥封安人子知廉拔貢生次知節知讓皆舉孝廉次知白知乘知儉知約尚幼女一人以 月 日葬

銘曰悲弧白日雷聲起天若告人生才子既生不用故何以人再問天天黑矣振古文人多類此淡之崔蔡唐之李吁嗟蔣君毋乃是平生著述千萬紙有如月照西江水萬古輝輝光不已勝我才華輸我齒貪我作銘先我死我敢無言報知己古書黑石鐫蔚里乘借他年補國史